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三

梅文鼎傳下

萬歷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淵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鼎集其書而

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
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
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
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庵籌算七
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歷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
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
一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
端視舊法亦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庵度算二卷西
人尺算卽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鼎弟文無
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謙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

線甬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
兩其尺今用勾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
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
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
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
無知者 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
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
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稍爲詮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
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勾股也而
三角能通勾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勾股故銳角形分

則二勾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勾股也鈍角形補其
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勾股形又成一虛勾股形而所
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勾股相較之餘形皆勾股法也不
明三角則歷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
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
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
歲乙酉

南廵蒙 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五卷算法之有方
程猶量法之有勾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是爲
初編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

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
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
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繁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
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第七書一勾股測量
二卷測量必用勾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
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
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
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
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勾股容
圓之一術具錄其要以存古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

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節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畱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用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

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而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幷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卽

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一權
度通幾一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
誤尤甚今以南勲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一奇
器補詮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
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
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耨以便民及王氏農書
諸水耨之類睹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
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
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
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

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一亦三角舉要五卷全部歷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三角凡歷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理窮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線中得其相當直綫卽於無勾股中尋出勾股此法之最奇最確在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

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歷指者僅存
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圈線三角法作圖草率
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
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勾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
歸勾股矣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勾股曰求餘角
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
當一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
妙之用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西矢較之
例所立圖始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
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卽可以繩量渾儀真像呈諸

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
之用歷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
條貫卽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畧然以解其目曰
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
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
減通法一壘堵測量二卷壘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
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
準實形故托其名於壘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壘堵
壘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
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

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
四面皆勾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
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勾股方錐
形亦四面皆勾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
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
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
勾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
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勾股錐曰勾股方錐曰方壘堵
容圓壘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
弧解一用勾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勾股

然其理並勾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勾股釋之則明惟
理分中末綫似與勾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
仍出於勾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
表名之曰割圓勾股八線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
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
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
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一仰觀覆矩
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
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歷書法微別
一方圓冪積二卷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

用古率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卽方圓二幕之比例亦卽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一麗澤珠璣一卷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罷攷一卷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一數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勾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歷書本

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鼎博覽
羣書遂安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
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
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
梅君猶篝燈夜誦味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
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
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
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
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
參校爲榮旋卽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遊

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寘義倉興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朴擊之逮歿赴弔者行哭失聲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歷指中摘出致問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孫二穀成珩成穀成蒙養齋與修樂律歷算書鼎疑日差旣有二根

卽宜列二表穀成以爲定朔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
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
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李文貞公爲鼎
刻弧三角舉要環中尺黍塹堵測量於保定其中圖象
皆其手筆也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 國史歷
官左都御史贈鼎如其官

鼎字和仲初學歷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鼎
取元史歷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
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

鼎字爾素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

前史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鼎手鈔畧備多所撰定輯
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碩枕
能製西器手鑄銅字如書法之迅疾鼎依歲差考平儀
所用大星屬慎施之渾蓋屬鼎作恒星黃赤二星圖取
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又有累
年算稿鼎爲錄存作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
求歷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鼎作度算用鼎所補而
參之以陳蓋謨尺算用法

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喜與人言歷而不強人入教
君子人也作天步真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

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則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此謂誠異然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塚積合總莫速於珠盤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毬作圖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晷刻而後成今用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綫比例數亦穆所授也八綫割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本天步真原作天學會通以西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之法仍以對數立算梅氏以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又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其全書刻于白下氣化遷流諸卷皆在其中梅氏曰儀甫又有四綫新比例用四綫同惟度折百分從古率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凡象數聲律之學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歷學兼通中西之術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杪忽疾病

纏綿以中壽沒且無子潘耒從其家求遺書得詩文二
帙著述數種有曰大統西歷啟蒙者彙括中西歷術簡
而不遺曰丁未歷稿者每歲推大統歷此則挈耒布算
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
以中西法及已法預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圃臣輩以
五家法同測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畧志者創
造一晷可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其文倣考
工記頗古雅曰圜解者解勾股割圓之法繪圖立說詳
言其所以然乃治歷之本源也而歷法六卷最爲完善
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歷序中言西歷

之於中歷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非甚深於歷者莫能曉也文簡質以理勝而歷說歷策左右旋問蒼蒼萬充宗徐圃臣諸書言歷事者精核可傳梅氏嘗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又與耒書云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歷書互異亦難卒讀又謂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又序其圖解云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恒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爲定率日食當用月次

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
逕庭

揭暄字子宜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
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急而
生漩渦遂成畱逆實爲古今之所未發年踰八十有子
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携襆被行數千里不以爲遠真奇
士也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以智子著數度衍二十五卷於
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揭暄著寫天新語中通與相質難
著揭方問荅並多西書之所未發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氏正弦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字惠子錢塘人受星學於黃弼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攷與梅氏不謀而合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鑰圖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匡山隱者毛乾乾字心易與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中州謝廷逸字野臣乾乾婿也於數學甚有精思借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

前人所未發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唐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難鼎

潘耒字次明吳江人王錫闡與其兄櫟善館於其家講論常窮日夜勸其學歷粗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作是闡秣金梅氏謂其測食之法有出於舊術之外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潛心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衡主中歷爲多贏糧走千里往見梅氏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毬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遊學記

李鍾倫字世德文貞公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
事必求其根本梅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
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
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
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
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
衰互徵而無盈胸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
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砦中一家皆陷賊文貞公
仲父練家僮并備食者百人出其不意據其阻小大百

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蔡籬字璣先江寧人從文鼎學算爲刻中西算學通
湯濩字聖弘六合州人

魏文魁字玉山布衣

以上諸人皆見於梅氏之集方中通序中西算學通以
爲海內尙有游藝字子六著天經或問邱維屏字邦士
寧都人魏禧之姊葺爲撰傳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
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方以智以僧服來易
堂嘗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余所知有婺源江
永字慎修著律歷管見畱心梅學發明其說有翼梅八

卷蔚州魏學誠視學江南爲梅氏刻算學全書鼓成作兼濟堂目糾其訛謬

舊史曰從來言治歷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兒時卽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綸旁覩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隸首商高之術通天地人始謂之儒於儒誠無媿也一則以爲必精算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

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
進歷學疑問恭紀云奉

旨朕畱心歷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畱覽再
發二日後 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
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肯之明年春 駕復南巡
遂於行在發回原書而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
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尙有未補之篇日及其圖表而

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卽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譚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傳在鼎未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多游辭他日秉筆爲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其虛懷集益雖未獲親撰几杖而秉彜之好故不泯也輒倣南豐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

又用河東柳氏先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
上以備 國史之采擇下以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
者故不得以冗蔓相目矣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四

禮部尚書張公伯行傳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菴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巖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

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
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岸而皆不愜其志及讀
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
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
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
贈公憂啜粥寢苦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
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
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
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覲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
日衆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

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
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翻閱河至儀封聞
而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
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
使之強一清口宜設安瀾牐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
清牐一請復天妃牐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
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
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
議請於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
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

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補山東濟寧道時值歲荒卽家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飢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遣選賢能之員十人分道賑濟公所賑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奉

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飢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殣相望不賑將復如何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

侃鑿兩院不能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

詩扇二明年 遣郎中德成格封開催漕臨行復

諭云山東有濟寧道張伯行諱曉河務往與商推設法
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
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卽世所
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臬江寧吏呈往例送督撫贄
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
所攜土宜致餽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
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

建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三
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寧已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撫曰張伯行居官果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朕不識

人至松江卽令填撫福建隨駕至西湖御書廉
惠宣猷四字以賜陛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發帑賑
濟全活甚衆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
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
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飢永安寧洋
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
閒探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
亦就擒貸其脅從盜藪一清大張綱紀飭保甲講鄉約
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教化大行閩自楊龜山
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

魯公建鰲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
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
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
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 賜御纂性
理精義諸書至今弦歌不絕皆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
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祀晝夜不絕
公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曰
此偶值耳不爲止卽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
尼皆買貧家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弗可問公

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爲設法以出之臺灣
兵拔扈難制稍不遂欲卽登山鼓譟要挾官長公謂爲
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
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諭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
光地奏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畱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
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不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
以昇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并許馳驛往士民攀
畱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

甫蒞任卽奏罷撫藩人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卽檄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其困皆蒙 俞允又奏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卽行絕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漢糧道臧大愛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已撫事劾去之是夏赴常州熱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插堰廢壞詳考

修整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持其事使臣蓄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藁捏款訐叅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併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

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奉 特旨尚書穆和倫

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審如前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

科道議 特旨畱公任而黜噶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

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公館哭聲殷揚城且欲相率

赴京叩闈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等郡相繼報

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

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

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却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

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姑蘇行有日矣揚城

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悒悒而返至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里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皇恩祝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

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集解鎮
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
充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
漁盡編號數甲午正月奏免揚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
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
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爲鹽
商節省十萬衆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
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
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與閩同
士風丕變斂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

入無忌爲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
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爲巨蠹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
綬去遣遊擊房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
問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脅公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
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處之怡
然讀書晝夜無間爲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
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爲編輯居潤州半載
體加充色加睟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
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
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浴河頓
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
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
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
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 暢春
苑陛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

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

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

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

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履講社倉之法令勸

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

月條奏餘米摺其畧云臣查紅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

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

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

米俗所謂飛穀轉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

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
檔子也或令旗丁賣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
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
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廩百座八月爲順天鄉試正考
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庚
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
場總督事辛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
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畱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
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

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其
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
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
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
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
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
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
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
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低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
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流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

目接 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名進行宮論河務而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
重關鎖使不氾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
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
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
寧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
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
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
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借諸年老大臣至

乾清宮謝 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
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涔涔
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
攝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命同滿漢大
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特賜數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
臣在。乾清門預議又以公老。命出東華門騎馬至
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能任。命與大司
農田嘉穀專管其事。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
品廕生癸卯八月。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國
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
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
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
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宋
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

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遲爲速之一法也至濟寧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

洩其於河道或有補益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

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

錄張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

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

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 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

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廸配享崇聖祠乙

已正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臣厚
糈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額
爾德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
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
集出殯之日俱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寧隨
行止四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蔬菜米

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官署帷帳皆瑯繡器皿悉金銀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卽却不受閩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之意不以見忌而生退沮之心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聞者然初不令其人知卽子姪

有問亦不荅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衆乃知之平
日掎扼公者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
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
以教爲本偶有災祲卽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設常
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
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招徠士
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
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

之如慈父於閩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爲公祠與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士民有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寧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廩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士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公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

忌日輒閉戶飲泣不飲酒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賑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壻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名壻至給新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不問貴賤知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

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于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閩中寶鑑以示脩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

屢經進 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學問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

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洙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
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
徽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
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徽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
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
見微顯剛幽之義公于正學奮志脩明而于陸王之學
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
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
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
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

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闕之謂□啟儼之閑闕錄陳清瀾之學菴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

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
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彙本尚未成書五經大
全意欲增刪別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
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
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
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 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
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
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
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脩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

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公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

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
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譴
諉以備 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一年而河督旋卒諾
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
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
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
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
語媚人可信必矣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